

生活在人工化社會的你，是否忘了神創造的大自然？野地花朵如何綻放有機生命力？一顆芥菜種如何聯結到救贖之恩？足跡走向台灣山巔海角、部落農村，生命轉向生態文史的考查省思，帶你走一趟「哲學野徑」，發掘環境倫理的奧秘。

仰之彌高，即之也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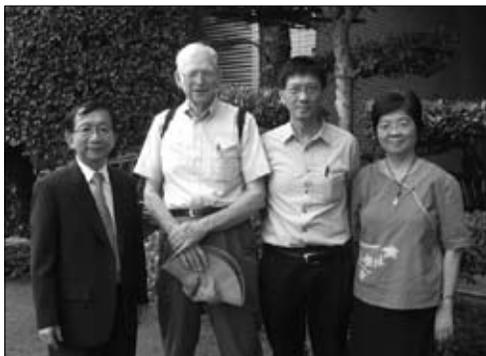
■ 作者 / 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祕書長)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廿三2-3)

美國長老會第三代牧師、「環境倫理學之父」羅斯頓教授(Holmes Rolston, III)在生態關懷者協會安排下，2004年和2008年兩度訪台共約十週，於台灣各大專院校、教會或機構演講和對談，將畢生的思想精華，傳遞給對「環境倫理」領域較陌生的台灣社會。

豐富多元的行程

2008年9月30日深夜，協



■ (左起) 余達心、羅斯頓、江丕盛、陳慈美四人合影。

會同工到機場迎接從科羅拉多州飛抵台灣的羅斯頓教授。開車前往台北YMCA旅館途中，看到教授臉色蒼白而且一路咳嗽不停，想到未來一個半月，將近三十個場次的演講和各處的參訪，甚至還要去一趟香港，心裡著實擔憂。成大還預備於他回美國前夕，在台南辦一場吃豬腳麵線的台式生日晚宴，為他七十六歲生日暖壽。這時候，我只有為教授的健康默默禱告，希望一個半月之後，他平安回家過生日，否則，無法向他的家人和環境倫理學界交待。

次日一早，我陪同教授到台南，準備連續六週的週二，在成大「從台灣到東亞的脈絡看當代環境議題系列講座」發表演講，介紹他著作的核心思想，以及環境倫理中企業的社會

責任，並闡述環境倫理未來的展望。

另一場重要會議，是10月31日和11月1日兩天，由清大主辦，成大、生態關懷者協會、香港浸會大學合辦「全球暖化危機下再思科技與社會國際研討會」。講師陣容可觀：羅斯頓教授、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余達心牧師、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主任江丕盛博士、美國資深環境工程工作者張力揚教授等人專題演講，另有國內生態關懷實務工作學者、民間團體和個人，分享各自所屬領域的努力，議題涵蓋：農村、海洋、都會、部落、休閒、文學等不同層面的深耕經歷與心得。

大會亦廣邀台灣關心環境倫理建構的大專院校和機構團體共襄盛舉，計有：師大、靜宜、中興、東海、淡江、東華、信望愛社、台大、林試所、長老



■ 台灣大學講座

教會、校園團契、香港浸會大學等，於台灣和香港九龍舉辦系列講座，讓羅斯頓的到訪，在各處撒下關心環境倫理的種子，深化看顧大地工作的內涵。

即之也溫

10月1日搭乘高鐵時，羅斯頓從手提包中拿出一張台灣地圖和一份資料夾。當他打開地圖，我心裡一驚——那不是四年前第一次來台灣時帶來的同一張地圖嗎？螢光筆標示著旅程中去過的每一個地點。東部的行程包括：宜蘭福山植物園、鴛鴦湖、慈林民主紀念館；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七星潭；台東南島社區大學裡從事文化重建工作的部落，涵蓋布農族、阿美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等五個族群；西部則從關渡自然公園、北投溫泉博物館到彰化基督教醫院等。

令人詫異的是，他拿出資料夾後，向我詢問裡面的每一個

人名——那是四年前在行程中所有接待或陪伴他的友人：林試所金恆鏞所長；台東更生教會劉世春牧師、南島社區大學劉炯錫教授；荒野保護協會兩位全程陪伴他在國家公園等自然景點參訪的義工朋友；演講中負責翻譯的工作人員等。我回想起每次拜訪一個地方之後，他都會在筆記本上，認真寫下當天認識的新朋友姓名和基本資料。



■ 關渡自然公園

這件事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足跡遍及世界七大洲，會認識許多關心環境的各國友人，他都沒有輕看與他相遇的每一位朋友。

不論是地圖或朋友名單，我感受到的是一個人生命經驗的累積與延續。這種細緻的小小堅持，流露出的溫馨，不就是匆忙、急促、健忘的現代社會中，極為欠缺的生活態度？

仰之彌高

羅斯頓不論在開創學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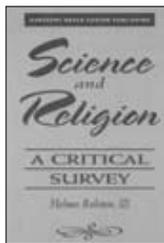
述、創辦學術期刊、長期投入創立學會，以及專書著作、論文的發表上均極豐厚紮實。例如：1979年，他與一位哲學教授創辦《環境倫理》期刊；長期擔任「國際環境倫理學會」通訊總編輯；在探討宗教與科學最重要的期刊 *Zygon* 擔任編輯委員超過二十年。

2003年5月7日，英國白金漢宮頒給羅斯頓在宗教領域極高榮譽的「天普力登獎」(The 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Toward Research or Discoveries about Spiritual Realities)。這個大獎自1973年開始，每年頒發給對宗教信仰與靈性事工特殊貢獻的人士，如葛培理牧師、蘇聯作家索忍尼辛、德蕾莎修女都曾獲獎，托倫斯 (T. F. Torrance) 教授——羅斯頓在愛丁堡的指導老師，亦於1978年榮獲該獎項。



■ 獲頒天普力登獎

羅斯頓的著作有下列幾本：《哲學走向野性》(*Philosophy Gone Wild*, 1986)、《科學與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 1987)、《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Environmental Ethics -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1988)、《保存自然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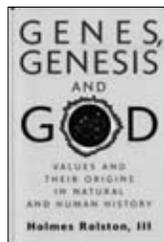
■ 《科學與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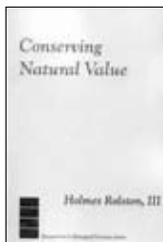
■ 《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

值》(*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1994)、《基因、起源、上帝》(*Genes, Genesis and God*, 1999)等書，除《環境倫理學》(王瑞香譯，國立編譯館出版1996)之外，其他幾本在台灣尚未有中譯本。

從個人閱讀中，我發現



■ 《基因、起源、上帝》



■ 《保存自然價值》

《科學與宗教——批判性探索》的論點，成為他環境倫理學領域最為紮實的論述基礎。馬文·韓博格(Marvin Henberg)生動地描述科學與宗教領域在學術界的處境：「羅斯頓直接把自己放在當代學術暴風眼當中——本書對於必須接受現代科學的洞見但同時希望保存信仰的人所面臨的深沉思考，提供了最敏銳的貢獻。」*Zygon*主編卡爾·彼得(Karl E. Peters)則鼓勵：「不論是神學院或宗教研究所的學生，只要對於宗教思想與當代科學的關聯感興趣，都應該要研讀這本書。」

此外，1999年出版的《基因、起源、上帝》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內容是羅斯頓於1997-1998年在愛丁堡大學「吉福特講座」(The Gifford Lectures)的講學內容。該講座每年邀請「宗教與科學」領域重要的學者演講，書中內容主旨指出：「宗教與倫理不可能被簡化成生物學的現象。」挑戰「社會生物學」將科學、倫理、宗教混為一談的主流講法。這本書的信息，直指台灣教會界需要正視的課題。

大自然的價值

羅斯頓在清大演講時，特別強調科學和宗教對話的重要性。他指出：環境科學看見生物社群的秩序性、穩定性與多樣性；生態學家描述著生態系統的整合性與相互依存性。然而，自然科學所無法教導我們的、也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應當如何去評價大自然的價值。

《創世紀》描述的「滋生繁多」與「生養眾多」，即生物多樣性的具體表現。上帝所立的約之中，也包含動物：「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並與你們這裡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裡出來的活物立約。」挪亞與方舟乃是第一個瀕臨絕種生物的拯救計劃，上帝的話語迴盪至今：「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

美國國會於1973年所通過瀕臨絕種生物法案：「為國家與人民保存那關於審美、生態、教育、歷史、休閒與科學的各式價值。」正好呼應了挪亞的政策。耶穌也在大自然的創造中看見上帝的臨在，無論是空中飛鳥、野地的花，甚至是所羅門王的尊貴華服，亦比不上百合花的榮美！上帝的國雖然不屬於這個世界，上帝卻關愛這個世界。

科學與宗教對話

羅斯頓演講時也分享，有一次「宗教與科學」課堂上特別的教學經驗。當他告訴學生，「科學」與「宗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樣東西，有個學生立刻反駁：「不對，教授，性和金錢才是最重要的。」在那學期結束時，羅斯頓教授終於完全地說服這位學生，但他坦承，若要說服這整個世界，仍有待努力。

何以現代社會中，宗教和科學間的對話是一個重要議題？羅斯頓提出以下六項理由：

1. 科學無法教導我們在**認識自然**時最需要的東西——如何去珍視它。科學教我們自然史，科技使人擁有能力改善生活，但人類究竟要把世界帶向何處？誰是大自然的管理者？該如何管理？這些問題都不是科學可以回答。

2. 科學無法教導我們在**認識文化**時最需要的東西——如何去珍視它。現代人越來越有能力在自然中找到生存辦法，但卻越來越失去了解其價值和意義的自信。在越來越進步的科學基礎上，全世界的目標似乎就是促進永無止盡的消費，而我們的信仰則認為過度消費是一種「疾病」。

3. 科學會引發**相互對話**的思

索。這和一般越來越常聽到的「科學消滅宗教」的說法相反，事實上在現今這個強調經驗論的世代，這個透過科學研究而重表象的時代，終究不能消滅神聖的事物；相反地，世俗世界還是會漸漸觸及神聖的事物。

4. **宗教的未來**仰賴在相互的對話上。曾有人說，今日和科學結婚的宗教將會是明日的寡婦，而現今和科學離婚的宗教，將無法在未來留下任何後裔。因為，科學的理論經常是不斷的變化，而宗教若不面對科學所帶給我們的自然運作法則，以及關於人類本質的描述，則無法在後世繼續自我衍生下去。

5. 對話可提供**了解的機會**，並且**抗衡痛苦及邪惡**。生命是在各式痛苦的迷霧中淬煉出來的。但苦難絕對不是為了使世界陷入荒謬、不是生命本身內在的本質，也不是一種終結生命的手段；而是如基督教所說，苦難是成全生命的鑰匙。達爾文主義看見的是烏雲本身，而基督教看見的則是襯托烏雲的銀色鑲邊。

6. **地球的未來**仰賴在**宗教和科學的對話**上。我們的地球所面臨的危機其實是靈性層面的危機，而基督教的信仰，則是根基於土地倫理。詩篇廿三 2-3「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可以成為比李奧波的「土地倫理」更具影響力的信仰規範。在聖約裡，希伯來人因為遵守誠命，得以進入神所應許之地，唯有居住其中的人保有正義及仁慈之心，這樣的應許才得以實現。

總之，為什麼「科學」與「宗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樣東西？因為，科學是現代生活所面對的第一個事實，而亙古以來，宗教則一直承載著人類生命的意義。科學和宗教對人或文化皆可產生深刻且久遠的影響，因此，它們可算是當今世界上兩種強大的力量。

生命流露的說服力

藉由《校園》雜誌「哲學野徑」專欄，筆者摘錄各場講座的精華之外，也記述與大師互動的心得或趣談，期望與讀者分享專業書本看不到，卻是最為真情流露的對話或場景。也因為這些細微的經驗，使我深信：「環境倫理」若能夠在論述者的生命中實踐出來，必定可以產生深刻的說服力；在當今這個愛講話、善作秀的嘈雜世代，多一些生活中具體的實踐分享，或許更能夠令人甦醒。 ❖